

寫生與寫實之辯

愉
韻
度
曲

梁君度

不少人誤以為，寫生便是如實照搬眼前景物，等同鏡頭拍攝般寫實，近日觀展聽畫家一席分享，頓生諸多感悟。

第四屆「Joy in Art水彩畫暨畫家聯展」開幕現場，與水彩畫家張兆文交流其參展作品。他坦言外出寫生之時，並不囿於眼前原生景致，而是依據畫面氣韻，重新經營構圖、虛實留白。聽聞此語，我隨即接話點明：觀其畫作便能察覺，筆下物象從非眼中原樣。屋舍有意傾斜，山樓上閣下斂，道旁電線杆亦捨棄垂直平直的原生狀態，全憑畫面節奏與視覺美感做藝術誇張，取其意而不拘其形。

憶昔與畫友胡明德同赴鹽城辦展，他甫抵當地，便攜寫生寫具外出取材。目之所及的高樓，明明須抬頭仰觀，落於紙上卻轉為俯瞰視角。由此可見，真正的藝術寫生，從不會像相機一般機械複製眼前風物，畫家會依自身構思調度視角，重塑空間。

再憶上世紀六十年代往事，家兄遠赴黃山，親睹李可染大師現場寫生。他立於遠處靜觀良久，察覺大師筆下山水，並非單一處山巒原貌，而是萃取數座峰巒的精華，融匯重組於同一畫幅，成品與實地所見相去甚遠。

回望畫史，古人早有明斷。唐代張璪以八字道破玄機：「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向外師法

自然，向內探得心源。寫生從來不是單向的「復刻」，而是造化與心源的雙向對話。清代石濤更進一步，提出「搜盡奇峰打草稿」，強調寫生是「對客觀物象的廣泛體驗、選擇和加工」，是將萬千奇峰融於胸中，再化為筆底山川的創作過程。若說張璪點出了寫生的「心法」，石濤便指明了寫生的「路徑」。北宋蘇軾亦曾直言：「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若只以「像不像」論畫，見識便與孩童無異。

由此觀之，寫生之精髓，在於一個「生」字。清代方薰在《山靜居畫論》中闡發得尤為透徹：「古人寫生，即寫物之生意」。物之「生意」——是生命氣韻，是內在精神。世間萬物有定形，筆底丹青無死法。寫生之精髓，從非刻板復刻眼中所見的「死景」，而是融匯自身審美、造境思維靈活變通，取山川神韻，捨表象束縛。善寫生者，當以心馭筆，取景而不困於景，方得寫生真諦。



●水彩畫家張兆文介紹他的作品。作者供圖

青春同行以樂為橋

姚
弦
雅
音

姚珏

上周，我繼續帶領亞洲青年弦樂團一眾少年展開在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國際藝術節巡演之旅。本次巡演，是我們樂團海外交流史上一次極具突破性的全新嘗試。

以往多年，我們多開展內地與香港青少年的藝術聯動，而此行三場音樂會全部與意大利本地青年學生同台合演、全程同場排練、同舞台呈現整場節目，是我們首次實現深度、對等、完整的中歐青年聯合藝術節展演。參與本次巡演的中國少年來自香港、上海、寧波，以及大灣區各地，多元地域的青少年因弦樂相聚，在歐洲藝術腹地，與當地學子青春同行，以樂為橋，意義格外深遠。

上周我提到，我們首站在帕爾馬完成了巡演第一場演出。孩子們在當地跟隨資深音樂大師接受專業指導，沉浸式感受意大利聲樂學派嚴謹細膩的藝術風格。接着第二站我們來到世界小提琴發源地克雷莫納，參與當地藝術節匯演。對於每一位學習西洋弦樂的孩子來說，克雷莫納是無可替代的「樂器故鄉」。行走在這座千年製琴名城，了解一把提琴從原木、雕琢、打磨、成形的完整歷程，孩子們第一次真正從心底懂得敬畏樂器、珍視琴弓。從前他們練琴，更多着眼技巧與曲目；來到這裏他們方才明白，一把好琴竟然需要那麼多細緻的工序，承載的是匠心、歷史與藝術傳承。讀懂源頭，演奏才有根，音樂才有溫度。

最後，我們抵達文藝復興之都佛羅倫斯，亮相當地青年藝術節，完成收

官演出。音樂和美食相通，在當地，孩子們品嚐正宗的厚切T骨牛排，體驗十餘種風味各異的手工意粉等美食。每一種味道，都能體會到當地的文化特色，這讓整段藝術之旅更加立體、飽滿、鮮活。置身濃厚的文藝復興藝術氛圍中，少年們的演奏多了從容與通透。

三場聯合音樂會中，帕爾馬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都一路同行，我們與他們一同演繹韋華第、羅西尼等意大利音樂巨匠的經典作品。中國孩子們踏足意大利大師生長創作的土地，聆聽當地老師解讀時代背景與作品內核，不再是隔着樂譜「機械演奏」，而是真正讀懂音符背後的情緒、時代與人文底蘊。

讓我們格外驚喜的是，許多意大利本地學生主動與我們交流，坦言在所有曲目中，他們最為喜歡、印象最深的，是我們帶來的香港流行音樂串燒。這一刻讓我深深感悟：真正的國際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學習與仰望。我們帶著謙遜之心來到古典音樂的故鄉學習，同時也把屬於香港、屬於大灣區、屬於中國青少年的青春旋律帶到歐洲舞台，讓海外新生代看見我們的審美、我們的表達、我們的音樂活力。以樂為橋，中西互鑒，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正是新時代青年對外文化交流最珍貴的價值。

十天巡演圓滿落幕，少年們的蛻變和自信顯而易見。音樂開闊了他們的眼界和格局。打造亞洲青年弦樂團，我的初衷始終未變：為下一代搭建無邊界的藝術平台，未來希望讓更多普通孩子都能站上國際舞台，綻放光彩。

比《奧德賽》更好看的古希臘羅馬作品

想
入
飛
飛

鄧飛

電影《奧德賽》最近上映，但我對「特洛伊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早已徹底審美疲勞。無論是上半部《伊利亞特》所寫的十年攻防戰，還是下半部《奧德賽》，再怎麼改編，都難以帶來新的審美愉悅。

我反而很想看到《埃涅阿斯紀》被搬上銀幕，埃涅阿斯是從特洛伊戰爭中逃出的將領，率領最後倖存的族人向西而行，踏上復國之路。這個故事的吸引力，遠勝「特洛伊戰爭」敘事。

第一，它觸及希臘神話乃至西方文明一個永恒命題：命運與自由意志的較量。埃涅阿斯本人並不想逃亡，更沒有建國復國的野心，但神諭不斷提醒他，必須率領族人西行，復興祖國，也就是後來的羅馬。

逃亡途中，他來到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這個日後成為羅馬死敵的商業共和國。迦太基創始人狄多女王，在雅典娜和朱諾施法之下，瘋狂愛上埃涅阿斯，那種愛完全失去理智、徹底「上頭」。讀過《埃涅阿斯紀》，便能感受到這份狂熱，兩位仙仙的玩笑實在開得太大。所謂江山美人，英雄難以取捨。埃涅阿斯本來就厭倦漂泊，見女王如此深愛自己，女追男，隔重紗，「小埃」也就順水推舟，安心留在迦太基，享受甜蜜生活。

然而命運死活不肯放過他，亡父、戰友的鬼魂和各種神諭，不停催促他離開溫柔鄉，前往直利復國。結果，他真的捨棄狄多，駕船離去。憤怒而絕望的女王看着丈夫的船駛離港口，在燈塔燃起黑煙，再持刀自盡，極其剛烈。埃涅阿斯回頭看見黑煙，也猜到他的結局。後來他深入冥界，再遇狄多亡魂，想向她訴盡心中情，狄多卻像看陌生人一樣看着他。

這段情節遠比一般特洛伊神話精彩，命運的控制，使埃涅阿斯沒有多少自由意志可言。他不想當英雄，也不想做開國元勳，只想守在愛人身邊，但命運根本輪不到他決定。

第二，《埃涅阿斯紀》是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奉奧古斯都之命創作的國家級史詩，也是羅馬首任皇帝屋大維（Octavius）刻意打造羅馬國家神話的政治工程。既然古希臘以特洛伊等神話支撐希臘文明和城邦人民的「希臘文明身份認同」，羅馬同樣需要自己的國家神話，凝聚古羅馬文明與公民的「羅馬文明身份認同」，因此委託維吉爾執筆。

它何止是文學上的千古名篇，簡直也是政治文宣的一流典範。曹丕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書正是如此。

姐姐退休了

爽
姐
私
語

林爽兒

因為工人姐姐年紀不小，過了退休年齡，不能再要她勉強留下來。她服務了我家34年，半生的時間照顧我們，已經成

為我們的家人，離開當日兩個女兒，忍住眼淚清晨去機場，送別看着她們成長的姐姐。大家依依不捨，兩個女兒答應每年送她機票回來，她開心到不得了。

她回去後我接了她的棒，家務事全部包辦，雖然只是兩個人，但老伴身體狀況一般，不敢把他一個人留在家中，請臨時工也不會隨叫隨到，壓力實在不輕。朋友笑我：「有咁耐風流！」的確幾十年依靠工人姐姐，養成依賴，只要她在什麼都放心。

如今她真真正正地退休，但家中不能只有我一個，需再找過一個可靠的，便輪到工人姐姐的家族中新一代，如今有舊姐姐幫我訓練，希望新姐姐盡快安排到來，讓我恢復自由身吧！

因為困在家中，未能送別近月辭世的前

輩好友心中已很不安，抱歉呀！與此同時新工作已迫在眉睫，幾個比較大的活動找我，人家不嫌我人單勢孤，只管幫到便已經很開心，這樣的老闆難得呀！也要感恩的！

之前見到很多朋友紛紛出遊，還有點心動，想找個地方逛逛，今番真是哪裏也去不了，安坐家中看電視的旅遊節目也很開心，人家辛辛苦苦用心製作旅遊節目，尤其像《江湖行》這個特輯便非常精彩！

我還答應老工人姐姐，下次她來香港我帶她去大灣區看看，看看咱們中國是怎樣的，不要老是聽美國佬「老點」！

我的這個老姐姐很怪，可能大多



●送別工人姐姐。作者供圖

數外籍姐姐都怪，便是不相信香港醫生：所以也不吃香港醫生的藥。她們有不適便去菲律賓賓人開的小店，買自己的成藥。本來她有靜脈曲張，香港醫生幫她醫，她推卻了，寧願等到今時今日，退休回去才處理。不勉強，希望她早日處理好身體，反正她說會再來香港過新年。

從純愛悲劇到體制批判

路
地
觀
察

湯禎兆

最近在Netflix上廣受矚目，引發熱烈討論的日劇《氣體人第一號》，憑藉着獵奇的超能力設定與沉重的社會派風格席捲影迷。然而，這部看似充滿現代感的前衛劇作，其核心概念其實有着深厚的歷史根基。它的故事藍本，正是1960年由日本東寶電影公司所拍攝的同名經典特攝電影《氣體人第一號》。

在基本設定上，新舊兩版有着跨越時空的血脈相連：主角同樣擁有化身為無形氣體的特異功能，能夠隨心所欲地在不同地方憑空出現，又在眨眼之間突然消失。新舊版本甚至刻意保留了一個互為對照的經典場面——氣體人以殘忍的手段殺害了導致自己身體變形的教授。

然而，當我們剝開這層相似的科幻外衣，會發現兩者背後所設定的創作構思與針對的靈魂元素，簡直大相逕庭。

1960年的東寶電影原版，本質上是一齣披着科幻外衣的「純愛悲劇」。在那個對科學既憧憬又恐懼

的年代，導演本多豬四郎將焦點牢牢鎖定在氣體人水野的極端愛情上。電影裏的氣體人之所以神出鬼沒地打劫銀行，動機異常單純且古典——他瘋狂掠奪財富，純粹是為了資助他深愛的傳統舞蹈專家春日藤千代，渴望為她洗刷沒落的屈辱，成就她的舞蹈事業。那時的氣體人是自主的癡情怪人，故事的調子雖然淒美，卻帶着老派電影的浪漫情懷。

轉眼到了2026年的Netflix影集版，這首純愛戀歌被徹底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幅令人頭皮發麻、針對現代現實社會千瘡百孔之黑暗面進行嚴厲批判的政治陰謀諷刺劇作。新版的創作矛頭，將隕石撞擊地面所帶來的致命環境污染，隱喻為日本在1960年代震驚世界的環境公害「水俣病事件」，當中深刻控訴了官商勾結、朋比為奸的腐敗狀況。

從浪漫的特攝純愛，突變成沉重如鐵的社會派驚悚劇，新版《氣體人》用極具批判性的筆觸告訴觀眾：世界上最可怕的從來不是化為氣體的怪物，而是隱藏在體制背後、吃人不吐骨頭的權力黑手。

高地的風



數百里方圓喚作梅花山。有小村百把戶，三四百人丁。村名高地，蓋因它海拔超過千米，盤踞古道，扼控交通，梅花山腹地周遭所有村寨對其只能仰視。舉目四望，煙雲俱淨，天山共色。重嵐疊嶂，坑凹谷狹，溝澗縱橫。

風自高地起。高地人以「看」來感受風。風的大小快慢，高地人是這麼說的：看風大不大，看風走得疾不疾。高地的風隨心所欲，悄悄來悄悄走，大咧咧闖入轟隆隆亂竄；有時逗留片刻、有時纏綿半天；它敢一陣緊一陣來得呼呼滾滾，也敢半晌接半晌無聲無息。

高地人熟知風的秉性。風，資歷古老，卻跟高地人是忘年交。大熱天，割禾打穀，汗流浹背，風不送陣清涼就有點不夠意思了。高地人撮圓嘴噓噓發出召喚，吞兒裏絮絮的風聽見口哨急忙趕過來，颯颯颯，稻田金浪湧動，風殷殷勤勤跟着人轉，吹得你渾身愜意。

風，黏上人，腳前腳後生怕落下。高地人進山幹營生，試圖與別的夥伴聯繫，雙手罩嘴邊：哦——喂——，拉長聲喊。風馬上屁顛屁顛擰着聲音跑，一口氣驅趕出七八里外，猛地撞上峭壁石崖，頓時暈頭暈腦，哦——哦——哦，喂——喂——喂，傻傻地發出一長串呻吟，在峽谷久久盤旋回盪。

高地到梅村墟場幾十里石階坡道，挑夫嗨呦嗨呦走得辛苦。喘口氣，抹把

汗，灌筒水，目光越過嶺後背，後生仔腦殼有一張美麗的笑靨晃動，心頭火苗呼竄，嘴一張：「挑擔過嶺又過河，有心撩妹不知妹在哪一吞……」嗓音粗獷，風笑着把它吹過山吹過嶺，就在尾音嫋嫋，欲盡將斷，顫悠悠風居然有本事把嫩聲細氣的聲音傳將過來。「阿哥挑擔再行，小心石子踢到腳趾頭，老酒溫滾茶泡好，只等阿哥夜哺歸……」一唱一和，路短了，擔輕了。日頭趴在對門山頂，還想聽阿哥阿妹對唱，捨不得落入谷底，逗留時間一長，把天燒赤，紅霞就在半空中彳亍徘徊，風也懶得管。

夜晚，高地村的吊腳樓，熱鬧開了。窗戶一扇扇透出燈光，風蹣手蹣腳，毫無聲息，掀開門簾貼着牆角巡梭。院裏各式山貨成堆垛着，堂屋挑腳漢子圍坐喝酒划拳。如今，汽車可以開到村頭，修葺一新的民宿有許多遊客進駐。高地是家人消暑度假，驢友翻山攀岩，徒步穿越的好去處。

有一位眼鏡哥把厚厚一本書推開，手舞足蹈興奮地對夥伴說：唔，北宋《九國志》記載：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黃、陳、鄭、詹、邱、何、胡。史稱「衣冠南渡、八姓入閩。」宋初，邱三郎由河南入閩，定居連城高地。哇，這高地村底蘊了得。眼鏡哥越說越興奮，拉着同伴道：走，出去轉轉。

風施施款款跟着年輕人走。出得巷子，拐兩個彎，前頭有閣樓、廊橋，還有祠堂。邱氏家廟，是高地村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築。眼鏡哥圍着祠堂細看：是明初建築。樑枋、門窗、雕刻，風格簡潔流暢，飽滿圓潤，富有動感。外簷、內簷、門、窗、柱樑等構件以木雕、磚雕、石雕、灰塑、彩繪巧妙加工。圖必有意，意必吉祥。象徵、寓意、勸諭、教化相融。

風，原以為眼鏡哥幾個不過來打個卡，拍幾張照而已。不曾想他們發思古幽情，肚裏也有點文墨，建築藝術、聯匾文化、族譜牒志、家規家訓、燕翼貽謀、瓜瓞綿綿……靜夜裏款款而談。

「當其貫日月，仰視浮雲白。」眼鏡哥惆悵慷慨：「人為物靈，賴宗功而沐祖德，獨無水源木本之思乎？」話語甫落，眾人默然，舉首仰望，銀河橫亙，星斗懸列，天宇深邃，澄澈剔透。風，情感充溢，步履躊躇越起，一不小心把靜穆的氛圍打亂，弄得滿坡的綠毛竹，滿嶺的紅豆杉搖曳作響。

微微風簇浪，散作滿河星。此身不在塵囂裏，只在冰壺玉色中。

眼鏡哥們吟哦起詩句，迎風，望洋，張臂：「好風！好風！」風柔柔地撫摸他們的臉頰，彼此感應知性。眼鏡哥的一句話，讓風深深陶醉：今晚高地——清涼，自在。

七月的哀與傷

鵬
情
萬
里

趙鵬飛

7月的訃告，多得像7月的雨，一場接一場。

7月13日，施南生去世，75歲，她是港產片黃金時代標誌性的幕後推動者，無數賣座又叫好的港產片都出自她的監製。她是香港金像獎終身成就獎的獲得者，她是導演徐克的前妻，她也是林青霞的莫逆之交。

7月15日，沙玉華去世，95歲，她是央視87版《紅樓夢》飾演劉姥姥的演員。《紅樓夢》翻拍多個版本，再也沒有人如她那般，把曹雪芹筆下知世故而不世故、受人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農村老婦人，演繹得恍若從書中直接走出來。

7月16日，謝賢去世，89歲，他是謝霆鋒的爸爸，是張栢芝的前家翁，是狄波拉的前夫，是整個香港娛樂圈的「四哥」，亦是更多關注香港影視劇觀眾心目中，瀟灑一生的傳奇。

7月18日，陳鋼去世，91歲，他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的編曲之一，是梁祝旋律走向世界的主要推手。

7月23日，東野圭吾去世，68歲，他是暢

銷榜單上的常客，更是整個東亞地區青春記憶裏不可磨滅的一部分。《解憂雜貨店》裏的療癒體驗，曾讓還很年輕的我們在夢想和親情之間，有了一種溫柔以待的沉靜；《白夜行》中，桐原亮司與唐澤雪穗在黑暗中相互依偎的絕望；《秘密》裏對親情與倫理的深刻探討。他的作品早已超越了國界與語言，成為讀者思考善惡、愛與救贖的精神棲息地。

有影響力的人物去世，在大眾層面泛起的漣漪，除了是對逝者的哀悼，更多是懷念一去不復返的青春，和曾經明媚的熱情與單純。一本書、一首歌、一部影視劇，都是青春的錨點。在書裏，相信愛情美好而純粹；在歌裏，相信情感熱烈而真摯；在影視劇裏，相信無所畏懼的勇氣，曠達又仗義。所謂年輕，是永無止境的奔赴，是不知疲倦的點燃。在深夜裏閱讀到天亮的書，在港鐵裏循環播放的歌，在電影院裏直抵內心深處的情節，都是記憶裏構成青春的閃光碎屑。

還記得在青山綠水之間決定分手那一刻，流浪藝人以小提琴拉響的《梁祝》，彷彿是黯然的默契。無數次熬夜翻閱《紅樓夢》，陳曉旭、鄧婕、歐陽奮奮、沙玉華塑造的書

中人，與曹公字裏行間的描摹，一一鮮活對應。恍惚間會相信，真有前世注定、真有因果輪迴。《倩女幽魂》主題曲《路隨人茫茫》甫一響起，「哥哥」張國榮那把滄桑的聲音，猶如掀起塵埃的風，諸多往事隨之浮現。每個人的人生場景，都或多或少或恰或巧，出現過某個公眾人物的影像，轉瞬回潮時，便成了最清晰的路標，也是我們與那個時代最直接的連結。

當錨點上的人物忽然一一宣布退場，才猝然驚覺，離18歲已經過去很久了，青春的氣息蕩然無存，中年的沉穩裏也有了暮氣。沒有誰不會老，沒有永恒可以去相信。唯有一顆來去匆匆的心，附着在孑然一身的空蕩蕩上。

●颱風「紅霞」過後，香港仔上水塘洩水如瀑。

作者供圖

